

S H A H A I W U M E N

他，渴望雄霸天下创建西夏文明  
他，只想活着回家种上五亩薄田

# 沙海天门

吴有音 著

两个男人，一匹马，八百里大漠狂沙  
沙海无门，立地成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沙海天门

吴有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沙海无门 / 吴有音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140-1

I. ①沙…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3793 号

## 沙海无门

SHA HAI WU MEN

吴有音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
特约策划	李国靖
特约编辑	王俊艳
封面设计	林 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deoR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140-1
定 价	4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5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沙海天门

天下张三，长河李四。  
刍狗一念，鸿毛泰山。

◇

目  
录

◇

第一章	兵油子·铁鹞子	001
第二章	白龙海·刍狗	028
第三章	胡杨焰·血肉狼	045
第四章	婉·碗	062
第五章	耙子湖·旱雨	085
第六章	茧	106
第七章	撞令郎·牡丹营	118

◇

目  
录

◇

第八章	尸坑·佛窟	136
第九章	嵬名·巨人	154
第十章	膝盖·毯子	169
第十一章	残丘·射马	185
第十二章	晨光飞蛾·七级浮屠	202
第十三章	血战鸣沙堡	215
后记		229



## 第一章

# 兵油子·铁鹞子

北宋景祐元年，库木塔格沙漠以东，敦煌以西的大片戈壁沙漠地带。此地自唐时起，人称大患鬼魅碛。

张三刚把水囊从肩膀卸下想喘口气，人就陷下去了。他每挣扎一下，流沙将他吞没的速度就加快一点。才挣扎了几下，沙子就埋到了腋窝处，每一次呼气，胸腔一缩小，沉重的沙子就迅速填满空隙。他惊恐地喘了几大口气，流沙不断填实空隙，挤压胸腔，呼吸开始变得困难。

毒太阳射出白炽的光，寂静中炙烤着他和党项人。

党项人身边那匹铁鹞子军马望着这一幕，绝望的大眼睛里反射着张大嘴巴困难呼吸的张三。马口吐白沫，鼻息已不规则，它快渴死了。

张三缓缓下沉，“我有水。”他拽紧水囊背带，齜着牙痛苦喘息道。

党项人指指马，“我有血。”

一阵热风扫过，沙子迷了张三的眼，再睁开时，沙子已经埋到了脖子。流沙窝的地面上，只露出张三的脑袋和抓着水囊的右臂。

党项人三十出头，被一副九斤半铐着。九斤半是党项军常用的抓奴隶用的镣铐，三个冷锻铁铐子之间以铁链相连，大铐子锁着脖子，两个小铐子锁着手腕。双手间连着一尺长的铁链，双手和脖子间连着两尺长的铁链。党项族骑兵有生擒壮丁的传统，外出时常带一副恶名远扬的九斤半。西边的西州回鹘，北边的辽和蒙古，南边的黄头回纥和草头鞑靼，东边的宋人，他们都抓。被九斤半铐着，人可以自己吃喝拉撒，适合骑兵牵着，沙漠里长途押送。党项境域辽阔，人口稀少。中唐五代以下，党项部落在西北地区俘掠宋、辽以及吐蕃、回鹘各族男丁女口，经常贩运掳到的奴婢以及换取牛马。党项在金明一带掳蕃户四五万，“掠河外属户殆尽”，以致从延州到丰州的夏、宋沿边地带不见人烟。在渭州“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宋仁宗屡次要求党项归还俘人，除以米脂、浮图、安疆、葭芦等四寨地进行交换外，还得付党项赎金。

这个被九斤半铐着的党项人长得冷峻，凤眼高鼻，身材修长。黑冠白袍，腰间束带，束带上佩挂着党项族惯常佩戴的火镰火石等物。

他看着张三一点点沉下去，退了一步，坐在不远处安全的沙地上。



“撮鸟，马已经没尿了，不喝水就活不过今晚，死马的血你只能喝一顿，往后就凝了，撑不到你走出去。”沙子压得张三眼冒金星。

党项人琢磨着，他在马脖子上捏了一把，马脖子上的皮皱起一块，许久恢复不到平整，他知道马是快渴死了。

他盯着张三缓缓往下沉，“先把水扔给我。”

张三将上半身尽量往后仰，下沉变慢了些，他望着云，濒死的巨大恐惧笼罩着他。

“先救我！”他吼。

一只沙蝎爬过两人中间，翻过一个小沙堆就不见了。

“先把水扔给我。”

张三紧紧拽着水囊的手渐渐松开，而后又一把拽紧，时间不多了，他额头青筋凸起，咬着牙将水囊扔给了党项人。这一扔，他又加速往下陷了点。

党项人捡起扔到脚边的水囊，立刻打开皮塞喝了一小口。他闭着眼慢慢把水咽下去，然后抱着水囊坐在原地，望着张三继续往下沉。

“你个撮鸟不讲信用……可惜昨晚我没杀你。”张三恨声道。

“昨晚你不杀我，是因为只有我知道怎么走。我不杀你，是因为水在你手上。现在水在我手上，我为什么还要救你？”

“你们党项人不都信佛吗？救人一命，算几级什么屠来着？”

“七级浮屠。”

“不止。”张三咧嘴嘶嘶吸着气，“八级，九级，十级！”

“入土为安，你这么被埋了，也算是个好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

党项人晃晃水囊，还剩一多半水，他露出整齐森白的牙笑了。

张三看了一眼党项人身后，隐隐移开目光狰狞道：“你个穷酸饿醋没信用的撮鸟，我要死了，给我吹段曲子送我上路。”

党项人舔舔干裂的嘴唇，放下水囊，从怀里摸出一支兽骨羌笛。

张三一动不动悬在流沙里，歪头盯着党项人背后一条花条蛇正无声无息地游向他。

党项人吹起羌笛，曲调苍凉。

“吹点喜洋洋的！吹得这么丧气，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啊，菩萨们谁爱听这么丧的……你……”沙子埋到了张三的下巴，他吐出一嘴沙子骂，“你个撮鸟懂不懂啊！”

党项人冲着张三的脸踹去一脚沙子，“你懂！”

花条蛇猛蹿起身子，一口咬在党项人背后。

党项人一惊，伸手抓住背后的蛇，抡起扔出。

张三恶笑，“你被七步花条咬了，不救我，就没人帮你把背后的蛇毒吸出来。”

党项人一呆，蛇摔在远处，盘身吐芯。

“快。”张三艰难道，随即沙子埋了嘴巴。

党项人解下长腰带，一头扔给张三，张三死死抓住了。俩人什么都没说，党项人来到马边，马鞍两侧各有个拴东西的铁环，党项人把腰带另一头穿过马鞍右侧的铁环绑好，拽起缰绳往前拉，马站着不动。

张三的鼻子沉入流沙，露在外面的眼睛缓缓闭上。

党项人猛拽马缰向前，马累哭了，大眼睛里淌出泪。

“走！”党项人扯缰。

马打了个响鼻，哆嗦着往前迈了一步。

张三拽着腰带的那只手渐渐松了。

“抓紧！”党项人吼。

张三闭上的眼睛又睁开了，手重新攥紧了绳子。

党项人握紧羌笛，对准马臀猛戳下去。马惊恐向前，痛苦一跃，张三被拖出了流沙坑。

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的马前腿跪倒在地喘着气。它强撑着，不让自己倒在炙热的沙子上。

这匹祁连山脚下养大的军马，出自三千最精锐的党项铁鹞子骑兵军。它曾一次次汇入冲锋洪流，一寸山河一寸血地逼向敌阵。全身披着党项冷锻重甲，隆隆作响的铁蹄踩碎过敌人的脑壳。马鞍两侧绑着锋利长矛，上下抖动的长矛刺穿过敌人的身体。

现在这匹战马渴得垂头跪在地上。

劫后余生的张三摇摇晃晃站起身，满身的沙子噗噗往下落，他拔出腰间一把夏国剑走近党项人：“趴地上。”

党项人解开白袍，脱掉上衣，张三发现党项人的左肋以下全紫了。

“你还挺能忍，肋骨断了。”

党项人趴倒在地，转头盯着张三：“我活你活，我死你死。”

“你死我活！”张三一脚踩在党项人的脑袋上，把他的嘴直接踩进沙子，剑在他背后蛇咬的牙洞上切了个十字。党项人闷哼一声，伤口鲜血涌出。

张三把剑插在沙子里，单膝跪下，往外吸了几口蛇毒，一口口毒血吐在热沙子上。吸完毒血，他见那条沙漠花条躲进了不远处一个土疙瘩下，转身双手合十冲蛇拜了拜：“蛇爷爷，你救了我一命，胜造……几级浮屠？”他问党项人。

戴着九斤半的党项人猛扑向插在沙子里的剑。

张三万没想到这个断了肋骨放了血还铐着九斤半的党项人又起了杀心。他一脚踹在党项人胸口，党项人只差一点就搂到了剑柄，他猛抱住张三的脚，将张三拽倒在地。

一场筋疲力尽的厮打开始了，两人体力都到了极限，软绵绵的每一拳都带着拼命的意思，号也号不动了，就听到铁链碰撞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党项人瞅准机会扑到张三背后，猛将双手间的镣

铐铁链缠住张三脖子，咬牙攥起双拳绷紧链子。张三脸上脖子上的血管顿时一根根暴起。他瞪大眼睛，爆发出最后一股劲，驮着趴在背上的党项人缓缓站起身。

党项人喘着粗气勒紧铁链，张三吐出舌头，猛仰面倒地。断了肋骨的党项人在张三的重压下惨叫一声，气息渐弱却仍死勒不放。张三翻着白眼，喉头发出怪声，手拼命伸向插在沙地里的夏国剑，党项人号叫着继续勒紧铁链，张三的手离剑柄仍差分毫，他右手扯下腰间剑鞘反攥手上，朝背后一阵乱捅。党项人躲闪不及被剑鞘捅到左肋，痛得松开铁链连滚带爬向后退去。

张三坐起身，扯破风箱般喘了会儿气，捡起地上的水囊斜背在身后，从沙子里拔出夏国剑归了鞘。党项人爬到半跪着的马的另一侧，捂着左肋强撑着想站起来，吐出一口血，颓然坐倒。

俩人隔着匹快死的马，默默对视着。

是时，沙洲敦煌孤悬北宋域外。一千多年前汉武帝在敦煌西北修建的玉门关早已废弃，世袭统领沙洲的曹氏地方武装政权，已到了第六代传人曹恭顺手里。曹恭顺名如其人，对东边的宋，北边的党项和辽，南边的黄头回纥以及吐蕃，西边的回鹘都很恭顺。敦煌东西交汇，商贾往来，贸易兴盛，寺院遍布。曹氏政权为显恭顺，百年来一直管自家军队叫归义军。宋仁宗赵祯觉得这归义二字很懂事，加上宋对沙洲、瓜州、肃州构成的河西走廊有心无力，就册封

曹恭顺为归义军节度使，同时封他为检校兵部尚书、御内都虞侯。曹恭顺很恭顺地接受了。

赵祯这么干让辽兴宗耶律宗真很不高兴，于是他派人直接刻了一方玉玺去了敦煌，封曹恭顺为敦煌王。虽少了大宋官名的文采，却是言简意赅，灭了宋的威风。曹恭顺也很恭顺地接受了。他知道再怎么封来封去，宋还是宋，辽还是辽，敦煌还是曹家的敦煌。

只有党项王子李元昊不信这些虚名能换来什么，他只信自己的军队。他刚歼灭吐蕃唃廝罗部，攻破武备极强的犂牛城。接着马不停蹄地西攻回鹘，锐不可当地剑指肃州。宋、辽都拿这个军事天才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党项版图越扩越大。

景佑元年初，三十出头的李元昊带了三百世袭的党项铁鹞子骑兵；两千由山间部落党项人组成的步跋子精兵；五百由党项强弩兵组成的神臂弓军；五百骆驼鞍上架着抛石旋风炮的党项泼喜军；两百专门掳掠奴隶的擒生军；以及主要由汉人逃犯和战俘组成的三百撞令郎；加上两百用于服侍正军的军中杂役和负贖兵，总计四千人，号称一万大军，自黑水镇燕军司出发，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向曹氏政权逼近，意图攻下肃州、瓜州、沙洲，控制整条河西走廊。

李元昊大军行进在浩瀚沙漠中，李元昊坐在马背上，放眼黄沙瀚海，天际风歌云舞，四野唯余浑苍。寂静苍穹啸过一鹰，他抬头凝望，孤鹰渐远，直入云霞。

这个沉默坚决的党项领袖；正在日夜赶工创造党项文字的党项人；琢磨着颁布生死削发令，让所有党项人从外貌上区别大宋汉人的野心家；不甘党项人长期遭受宋、辽、回鹘、吐蕃歧视的铁腕枭雄，正在一步步完成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宏图。

曹氏被逼到了存亡关头。一旦被李元昊拿下沙洲，曹氏归义军在敦煌建立的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曹恭顺刚派出八百里急报向宋、辽求援，李元昊就打下了肃州。之后八百里急报带回了宋、辽的答复：辽作壁上观；宋素与党项交恶，但北宋重文轻武，自与辽澶渊之盟后，北境武备渐弱。当下能调配的，只有永兴军路延州永平砦东路驻军一千七百五十四人，马仅有四百九十四匹。加上延州边关与敦煌之间隔着千里戈壁，宋军无力赶赴敦煌助曹氏抗击李元昊大军。

世人都说“笑脸胖子”曹恭顺八面玲珑，其实是个六面玲珑，两面带刺的雄才。当李元昊大军从肃州出发，向着紧邻沙洲敦煌的瓜州西进时，曹恭顺收起了脸上的笑。他知道一旦李元昊攻下瓜州，李元昊大军就会穿越瓜州和沙洲间的戈壁直取敦煌。

曹恭顺决定招募雇佣军，死守敦煌。

李元昊用兵诡道，夺下瓜州后他没有立刻向西攻打敦煌，仅留一支驻军镇守瓜州，随后主力大军就失去了踪影。曹恭顺派出几批

斥候，皆无功而返。李元昊的失踪让曹恭顺恐惧，他不知道党项军主力会从敦煌东边瓜州和沙洲间的戈壁中出现，还是会从敦煌西边的大患鬼魅碛里出现，他被迫两面布防。

在敦煌以西的戈壁荒漠地带，分布着数十个曹氏归义军的军事要塞。这些要塞大多自唐时起就已废弃，但是有一处占据水源的要塞引起了曹恭顺的注意。

景佑元年六月，敦煌西南，鸣沙堡。

这座孤悬西域、地处戈壁中的前哨要塞占据水源落雁泉，东面依着野狗山而建，易守难攻。西城墙对着库木塔格大漠方向，东、南、北三面均地势险要。鸣沙堡以西千里荒漠，黑戈壁、白戈壁交错于沙漠瀚海之间。

三个月来，这里驻扎进曹恭顺用银子招来的数百雇佣军。

鸣沙堡的雇佣军里有回鹘人、吐蕃人，大部分是听闻曹恭顺的银子又多又好赚，从西宁、兰州等地赶来挣军饷的汉人。这些把曹恭顺当傻子的雇佣兵从未想过要为了曹氏卖命，他们没跑是因为李元昊的大军杳无音信。

六月初，曹恭顺得到情报，李元昊驻军开始在瓜州前线频繁调动。曹恭顺判断李元昊可能要从东线进攻，他亲率两千敦煌铁骑，三千归义军来到东线祁连砦。三十里外的敦煌城里，他部署了剩下的所有家当：最精锐的两千敦煌禁军。



和东线相比，西线的鸣沙堡完全没有大战将至的紧张，反而弥漫着一股散伙前的幸灾乐祸。有传闻说曹恭顺正在和李元昊议和，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混得很滋润。曹氏军饷给的足，军需也足，酒肉吃喝管够，从延州来的兵油子张三每天拍着肚皮晒太阳，听着驼铃打瞌睡，几个月来在曹氏归义军里攒的军饷加上原来在厢军攒的积蓄，终于够他回延州老家置五亩薄田。

张三是灾年募兵时入的厢军。因为有料钱、月粮、春冬衣，他养家便有了着落。他本是佃农，光有一身力气却没自家田地，拿来的军饷他不赌不喝不嫖，一分一厘存起来，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家置田。他长得健硕，眼头准会使弩，本可充禁军，但禁军一半守京畿，一半戍诸郡，他怕万一被派去离家太远的京畿，故意在武试中输给对手，进了厢军。他在厢军里花了三年只混成个进义副尉，一心混日子攒军饷，没想到一天随队护送十几个汴京宫里来的舞姬去横川军砦劳军时，在毛乌素沙漠里遭了党项军的埋伏。那天全军覆没，只活下他一个，趴在一具尸首下面眼睁睁看着一群漂亮女人被党项军掳走了。

他知道那里面有个名叫白绫的是宋仁宗宠幸的女人，失了她回去怕是死罪，便一路潦倒西逃，经肃州、瓜州，到沙洲时正好遇到曹氏招募雇佣兵。张三擅弩，神臂弓、马皇弩、床子弩都会使，凭厢军里学的一些本事投了敦煌归义军，一来是混军饷，二来是想等